

寬恕以對

世事總不能常常順如人意，生命中也少不免會有你為之不忿的人與事，而「寬恕」二字雖看似簡單，但要真正做到「寬恕」，又談何容易？

還記得嗎？在你小時候上幼稚園時，總有小孩子仗着年長來搶走你手上心愛的玩具，於是你放聲哭鬧，死活也不肯鬆手，最終大打出手。那時的你，不管是經過老師還是父母的教誨，你仍深感不忿，不懂為何自己反倒要向別人道歉，不懂為何要「原諒」他人，更遑論談及「寬恕」二字。於是你只好心不甘、情不願地在父母的督導下和別人握手言和，儘管你還對那人心存恨意。

小時的你，總是不明白為何「做錯」的不是自己，但仍要向他人賠上笑容、說着「我們握握手，做回好朋友」此等違心的說話。你不明白為何大人們總能對此等「大事」輕易地拋諸腦後，寬恕別人的過錯。那不成是大人們太健忘？難不成真的是自己太小氣？甚麼才是真正的寬恕？你不知道。

然而，隨着年月漸長，你一洗幼年的那份冷漠、自私，漸漸地會主動寬恕別人。

還記得嗎？在你投身社會，成為一名饒有年資的主管後，儘管下屬犯了錯，甚或觸犯到你道德的底線，你會主動體諒他們，主動寬恕他們的無心之失，為的只是想得到同事的喜愛，不願成為你小時候所厭惡的「冷漠無情」的人。面對子女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犯錯時，你漸漸地學會凡事不能過於執着，儘管他們怎麼頑皮，你也總不能與孩子計較，只好成為寬恕的那一方。

那時的你，開始明白到過於執着於他人的過失只會耗費心神，所以你只好裝作參透了人生的命理，戴上名為「大方」的面具，主動地體恤他人，寬恕別人對你所造成的傷害。只是，你終歸會在夜裏輾轉地想着：我的「寬恕」會不會來得太過輕易了？這樣我豈不是成了沒有原則的人？還是我只是對一切厭惡，憎恨之事麻痺無感？你還是有疑惑。

但是，因為歲月的冷酷無情，你慢慢地、慢慢地看透了世事紛陳。終於，你明白到「寬恕」的真諦。

還能記得嗎？年月古稀的你在面對過、經歷過社會不公後，明白到人們能融洽相處的重要，於是你漸寬恕了當權者的無知；在面對了「被寬恕」和「寬恕者」的一生後，你了解到小時執着的面子、他人的認同均已無關重要。於是在面對不

識人情世故的小伙子時，你仍能面露微笑，由衷地說出「哈哈」二字。那一聲「哈哈」，既是你對其入世未深的諷笑，也代替了你向他人大發肝火的言辭。

這時的你，已然能明白到「寬恕」二字的意義。「寬恕」不僅是一種美德，更是一種放下、灑脫。你思及到，塵世之事紛陳複雜，若真要計較他人對自己造成的傷害，計算着他人一次又一次的過失，從何計算？即使真能把這一切俗事算清，那又如何？一切一切，都只會徒添我們生命的重擔。然而，生命本來已有數之不盡的苦難，那麼凡人又何必徒添心神在一切外在之物，與其常常計算着他人以往的過失，何不將心力放諸在眼前美好的事物上？於是，你學到了以寬恕面對餘下的人生，面對餘下那讓人可恨、充滿苦難的人生。終於，你學會了何謂「放下」、何謂「寬恕」，以及何謂真正的「不去計較」。

既然俗世已紛爭飛舞，我們又何必處處與人計較，為自己徒添困苦呢？你終於意識到，原來「寬恕」二字，根本就不如人們所想的如斯繁複。這次，你終於可以「寬恕」他人，也「寬恕」自己了。

評語：論點清晰，論據生活化，容易引起共鳴。